

Руки к земле,
Глаза к небу

心系大地 仰望天堂

——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张桂娜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Руки к земле,
Глаза к небу

心系大地 仰望天堂
——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张桂娜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系大地 仰望天堂：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 张

桂娜著.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4.12

ISBN 978 - 7 - 5426 - 4988 - 1

I. ①心… II. ①张… III. ①别尔嘉耶夫(1874~1948)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4470 号

心系大地 仰望天堂
——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著 者 / 张桂娜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整体设计 / 周周设计局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朱 强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3 千字

印 张 / 19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988 - 1/B · 384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510725

目 录

СОДЕРЖАНИЕ

第一章 > 导论

第一节 心系大地,仰望天堂 ——别尔嘉耶夫形上思考与形下关注紧密结合的 思想特点	002
第二节 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 ——勾连别尔嘉耶夫形上思考和形下关注的精神 纽带	017

第二章 > 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滋养	045
第二节 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熏陶	057
第三节 同时代人的思想碰撞	062
第四节 德国神秘主义的启迪	066
第五节 对康德哲学的继承	069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071

第三章 > 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确立历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修正者	082
第二节 俄罗斯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者	099
第三节 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确立者	116

第四章 > 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的实质

第一节 对客体化世界的批判与反抗	141
第二节 对实现人格主义而积极探索	157
第三节 以人格主义为实质的社会主义观	164

第五章 > 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的形而上基础

第一节 基督教哲学的任务	
——构建新的神正论和人正论	197
第二节 虚无自由	
——别尔嘉耶夫重建神学世界观的突破点	207
第三节 神人基督	
——人类得以拯救的唯一道路	218
第四节 作为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形而上基础的 自由哲学	229

第六章 > 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的评价与启示

第一节 评价与争议	
——关于别尔嘉耶夫的各种历史看法	248
第二节 评价与启示	
——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社会主义观的 现实意义	266
参考文献	292
后记	300



第一章

导论

第十一节 心系大地，仰望天堂

——别尔嘉耶夫形上思考与形下关注紧密结合的思想特点

别尔嘉耶夫曾和妻子一起讨论如何才能引导时代走出当时的混乱状况这一问题,他的妻子莉季亚·尤季波福娜这样说:“假如我是一个雕塑家,我将雕刻出这样一个塑像以回答这一问题:眼睛向上抬起、仰望着天堂,双手向下垂去,带着沉痛与悲伤指向大地。”别尔嘉耶夫听完后说:“我明白,你是在描写我。”^①姑且对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能否解决时代的危机这一问题存疑,引述哲学家生活中的这个小插曲是想借用莉季亚·尤季波福娜对他的传神刻画来描述哲学家的内在情怀和理论本质。别尔嘉耶夫热爱真理、信仰上帝,他将基督教从官方宗教的奴仆精神和愚昧主义中剥离出来,还使它远离现代宗教那种迎合和屈服于物质文明的世俗化风貌,他致力于构建充满精神自由和个性独立的新基督教意识,他是永远追逐天堂真理的先知;但是,他又绝不独自陶醉于寻求真理的快乐中,对他来说,寻求真理的目的在于以真理为导向来批判社会、改造现实,因此,他积极地用自己所寻求到的真理去匡正社会现实,希望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符合人类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并且,他还不断向世界表达实现美好社会的路径,向世界描绘上帝之国所带来的精神解放与自由,这给处于不幸生存状况中的人类带来了拯救的曙光,在此,他又是一位永远心系

着大地苍生疾苦的志士。可以说,别尔嘉耶夫追求天堂之光的目的是为了照亮灾难重重的大地,他是一个立足大地、仰望天堂的先知。在别尔嘉耶夫的一生中,探索真理的精神努力始终和对社会问题的现实关注结合在一起。

一、从社会活动家到理论探索者的转变

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追寻救国之路的始祖,他不仅揭开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帷幕,也培育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即在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中表达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这方面,早年的别尔嘉耶夫与以拉吉舍夫为肇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有着相似的特征:同情受苦大众,不满社会现实,追求理想社会的实现,并在这一社会使命感的激励下几经曲折,饱经磨难,在既修且远的漫漫长路上,苦苦地上下求索!因此,早年的别尔嘉耶夫和大多数同龄的时代青年一样,将从事社会活动视为实现生命价值与理想的突破口,并带着青年人的狂热与乐观主义加入到当时最进步的社会派别的行列中,成了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样,在别尔嘉耶夫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1874—1948)出生在基辅最有名望和古老的贵族家庭,父母和王室贵族、地方名流都有着密切的交往。然而,周围的一切令年少的别尔嘉耶夫反感、厌恶,进入大学后,他为了表达要和贵族特权世界断绝往来的决心,故意和当时受社会歧视的犹太人及其他下层人士交往。19世纪末,俄罗斯仍是一个由沙皇政府和东正教教会共同支撑着的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其中又渗透着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样一个黑暗血腥的社会中,妨碍人的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的杜林悲剧不断上演,因此,走出贵族家庭后,别尔嘉耶夫接触到的首先是悲惨的社会



现实,这使他在本能上既反感沙皇专制制度和官方东正教会的野蛮和愚昧,又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不道德与残酷格格不入。当时的基辅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活动中心,有出版革命著作的秘密印刷厂,也有组织革命、进行宣传的地下领导人,他们与侨居国外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里奇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的斗争对象使别尔嘉耶夫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有着天生的亲近感,正像他自己所言:“当我和传统的贵族世界决裂并进入革命世界时,我便在最革命的世界中,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斗争。”^①

1894年,别尔嘉耶夫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并力求尽快理解它。通过同年级的同学罗格文斯基的介绍,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自我发展中心小组”的成员,这是当时基辅有代表性的青年联合组织,别尔嘉耶夫的同学卢那察尔斯基也是其中的成员。小组成员常在私人住宅中聚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学习探讨。由于具有较为广泛的阅读面、较为突出的思考能力和较高的智力水平,别尔嘉耶夫很快被公认为小组中的理论家,而且引起了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联盟”的注意。在此期间,别尔嘉耶夫积极参加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参与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如秘密印刷查苏里奇的文章《资产阶级环境中的革命者》,用带夹层的箱子从国外秘密地向国内运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在大学生、工人群众中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等等。^②

1897年,别尔嘉耶夫第一次被捕,拘禁并罚做几天苦役后被释放。1898年3月,当局对基辅的反政府分子加大打击力度,一举逮捕

^① [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② 参考 Александр Вадимов. Жизнь Бердяева: Россия. М., 1993. С. 32.

近 160 名社会民主主义者，几乎完全摧毁了基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别尔嘉耶夫也在被捕者之列，这是他的第二次被捕，同时，他也被校方开除学籍。别尔嘉耶夫在 3 月 12 日夜被宪兵带走，宪兵还搜走了他全部的通信、手稿及相关宣传杂志。和当时所有的被捕者一样，别尔嘉耶夫没有恐惧，没有意志消沉，而是被狂热的革命热情所攫取，正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们完全没有那种挫败感，相反，我们有着胜利者的激情，对我们来讲，似乎在解放运动中开始了新的时代，全国各处，甚至是西欧将会对我们的被捕做出响应。”^①因此，在狱中，他继续组织各种讨论会，多次发表演讲，被转到单人房间后，仍然利用放风的机会与同伴们在院子里聚会，直至后来被彻底关了禁闭，不能再相互间进行交流、发表演说。4 月初，由于与基辅总督的关系较好，别尔嘉耶夫的父亲在为他交纳 5000 卢布的保证金后，将被关押了三个星期的别尔嘉耶夫保释出狱。受押监禁期间，别尔嘉耶夫多次受审，当局要求他对自己署名的文稿（他的练笔之作《论义务的道德》）和相关信件做出解释。别尔嘉耶夫认为，文章是为自己而作，没有公开发表，仅仅读给几个熟人以供思想交流；而对于信件，他以年代久远为由拒绝给出任何解释。这些文稿和信件都没有保留下来，但根据当时的审理记录可知，信件的内容主要是和其他青年革命者就如何鼓动城市群众发动大规模革命的问题进行的讨论；而文稿的内容则有“企图推翻国家、教会、私有制和家庭”^②的倾向。由此反映出不满社会现实、向往理想社会是青年别尔嘉耶夫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理动因，这也基本奠定了他以后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

从 1898 年 4 月被保释出狱始，按照规定，别尔嘉耶夫必须在地

① Н. А. Бердяев.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М., 2006. С. 377.

② [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12 页。



方当局的监视下活动,不准离开基辅,直至当局的判决批文批复下来以后才能决定何去何从,因此,直到 1900 年 5 月被流放沃洛格达前的两年间,等待判决是别尔嘉耶夫在法律上的义务。在这期间,他写了批判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书。1900 年 5 月 9 日,别尔嘉耶夫在宪兵的押送下到达沃洛格达。同年 9 月,他就以“探望生病的父亲”为名获得一次回基辅的机会。但据被派去对别尔嘉耶夫进行盯梢的暗探的汇报:“别尔嘉耶夫回基辅的实际动机是试图参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基辅委员会的事务。”^①作为惩罚,一年之内,别尔嘉耶夫被剥夺了离开沃洛格达的一切可能性。1901 年 8 月,别尔嘉耶夫再次被获准看望父母,但不被允许进入基辅城内,只能在郊外的别墅内与父母见面。正是在那里,他拜访并认识了布尔加科夫,后者对他的精神发展之路影响甚大。在给司徒卢威的信中,他兴奋地谈到自己与布尔加科夫的会面:“在基辅,我见到了布尔加科夫,我们有着比我所预想的要多得多的共同点,在他那里也有着同样的思想性倾向。”^②1902 年春,由于父亲的努力,别尔嘉耶夫获得了转到俄罗斯南方的机会。此时,他已经开始了内在的精神转向之路,深切地感受到大部分的流放者只对政治利益感兴趣,而对精神探索与智力发展十分漠然,因此,他已经无法再忍受沃洛格达的思想氛围了,于是,这一次他没有再拒绝、而是接受并利用了父亲为他谋求到的机会。1902 年 4 月底,别尔嘉耶夫来到俄罗斯南方的城市日达米拉,1903 年 3 月 22 日,他的流放历程彻底结束。

^① ЦГАОР. ДП. 3-е д-во. 1898. Д. 736. Л. 35. // Александр Вадимов. Жизнь Бердяева: Россия. М., 1993. С. 59.

^② Бердяев Н. А. Письма к П. Б. и Н. А. Струве // Публикация М. А. Колерова. // Александр Вадимов. Жизнь Бердяева: Россия. М., 1993. С. 55.

流放结束后,别尔嘉耶夫迁居彼得堡。20世纪初,彼得堡的文化界星光璀璨,一个个文化巨人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札诺夫、伊万诺夫等等跃然纸上。在后人的眼中,这是文学史中耀眼夺目的“白银时代”。深处其中,别尔嘉耶夫饱受丰厚精神文化成果的滋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在徘徊中寻找,在迷茫中探索,与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弗兰克这批前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开始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他们使迷茫的时代变得有希望,使处于黑暗中的人们看到光明,让时代呈现出勃勃生机,正是他们最早开启了20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文化复兴的帷幕。对此,俄罗斯哲学史研究者诺维科娃评述道,俄罗斯的文化复兴“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在受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短暂吸引后(80—90年代)对宗教哲学的回归。可以说,它的本意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这一新运动由俄罗斯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主要是经历过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哲学家,即忏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司徒卢威、弗兰克等)所提出并不是偶然的。正如列维斯基所写,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诞生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审查中,但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英中,这一审查很快就变成了对它的超越。”^①而且,“对这些思想家而言,从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到拒绝它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探索过程,祖国历史哲学的转折点就与之有关。”^②

然而,彼得堡的文化活动很快就使别尔嘉耶夫感到厌倦了。由于不满彼得堡文化界狭隘的宗派主义和缺乏现实关怀维度,1909年初,别尔嘉耶夫一家搬抵莫斯科。莫斯科阶段是别尔嘉耶夫开始走上独立精神发展道路的起点,他开始从基督教的角度捍卫精神自由

① Л. И. Новикова, И. Н. Сиземская.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 М., 1999. С. 288.

② Л. И. Новикова, И. Н. Сиземская.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 М., 1999. С. 247.



和独立个性,建构自由形而上学、创造伦理学和历史哲学,写出了《自由的哲学》、《创造的意义》、《历史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几部重要著作。侨居国外后,又陆续创作出《新中世纪》、《自由精神哲学》、《论人的使命》、《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其意义》、《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末世论形而上学》、《精神与实在》、《思想自传》和《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等有着巨大国际影响力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从形而上层面和伦理学角度论证精神自由和个性独立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并不断呼吁人们为实现精神自由和个性独立而反抗客体化世界。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自己身处其中的时代缺乏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个性,然而,解决时代问题的出路恰恰在于对这种高贵精神的张扬。

综观别尔嘉耶夫的一生,早年时,他完全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后来,随着思想的日趋成熟,逐渐从社会运动中退出,最后好像是完全沉入到了书斋生活中,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经历了一个从社会活动者到理论探索者转变的过程。不可否认,这样的一种思想转变过程,是 19 世纪 20 世纪的许多俄罗斯宗教思想家都曾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过的一个过程,比如,索洛维约夫从对西方实证主义的偏好走向万物统一哲学,布尔加科夫、弗兰克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宗教哲学家,以及 20 世纪俄罗斯伟大思想家索尔仁尼琴转向致力内在精神成长的东正教信仰前也曾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发生过思想转向的思想家不同的是,别尔嘉耶夫转变的只是他进行活动的外在范围和方式,而就他积极改变社会现实、追求新世界的精神主旨而言,则从未改变过,也就是说,虽然别尔嘉耶夫后半生身处书屋、笔耕不辍,但他仍是在为改造世界而探索真理。

二、为改造世界而探索真理

假如从 1894 年进入基辅大学学习时开始算起,至 1948 年他逝世时止,别尔嘉耶夫共有 54 年的智力发展历程,无论是从世界历史的进程还是从俄罗斯民族的命运来看,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绝不是平静的。相反,其中的思想潮流一次次涌起又一次次退却,革命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使得别尔嘉耶夫的生命穿行在一幕幕活生生的历史剧里,精神随着一次次思想潮流的蓬勃涌动而飞翔:他历经 1905 年、1917 年两次俄罗斯革命,亲身经历 1914—1918 年、1939—1945 年两次世界大战;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思想讨论,是俄罗斯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俄罗斯哲学黄金时代的主要开启者;从个人际遇来讲,他在沙皇时代被监禁两次,并受到流放三年的惩处,苏俄时代两次受审,又最终被流放国外终生。周遭现实变动不居,个人命运颠沛流离,无论如何,时代危机和社会现实都是别尔嘉耶夫无法逃避的问题。

在这种灾难横生的年代中,基督教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和它在历史上充当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的过错正处于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压制人的个性、精神和自由的特点;环顾世界,大规模战争频起,血肉横飞的悲剧不断上演。别尔嘉耶夫清醒地看到现实世界远远没有处于完满的状况,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不仅不能体验到心里向往已久的完满与至善,反而更多地遭遇到生命的无意义和空虚。在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上,以奥涅金和毕巧林为代表的“多余的人”曾由于丑恶现实和美好理想的相距甚远而陷入悲观主义的绝望或彷徨中。应该说,别尔嘉耶夫和 18、19 世纪的知识分子处于相类似的心理冲突之中,然而,别尔嘉耶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与 18、19 世纪的知识分子不同,他诉诸积极的问题解决方



式。他既不愿意在不完善的现实世界面前放弃对高贵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像“多余的人”那样在悲观主义的论调中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像宫廷的御用文人那样无视现实的丑恶而粉饰太平。他首先正视现实的不公与黑暗,勇敢地接受现实是无意义的这一事实;其次,他不屈服于无意义的现实,选择通过不懈的精神探索寻找到真理与意义,并在黑暗和丑恶的世界面前维护这种真理与意义的尊严,与无意义的世界作不屈的斗争,力图使寻找到的真理与意义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得到实现,从而终结掉世界的无意义状况。对此,别尔嘉耶夫说道:“厌恶了这一世界上生活的平庸、枯燥、无奇、丑陋和虚伪之后,要么远离这一世界而潜心于对思想世界和神灵世界,即另一世界,进行形而上学的和神秘的直观,要么去创造性地、积极地改变这一世界,建立新的世界。真正的、圣明的哲学,不可能仅仅是学院式的哲学。脱离生活的哲学精英,其地位是虚伪的,无法维持的。哲学负有实践的任务。”^①可以说,在认清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之后,在远离世事、潜心书屋和为积极改变现实而寻求真理之间,别尔嘉耶夫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对他而言,哲学不仅仅是寻求真理的学问,而且还是按照所寻求到的真理和意义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精神努力,是与现存世界的无意义与虚假所做的不懈斗争。

这样,在别尔嘉耶夫那里,就既有改造世界的愿望,又有追求真理的执著。一方面,他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探求真理和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从这一精神深层反思社会现实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路径,做出改造世界的现实努力。因此,别尔嘉耶夫的一生都充满战斗精神,在无意义的世界和探索真理的不懈努力之间,他

^① [俄]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如此描述自己的生存状态：“一方面，我将我的时代的全部事件、世界的整个命运体验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我的个人命运；另一方面，我又痛苦地感受着世界的异己性、一切事件的疏远性以及我与它们的不可融合性。……我感到不能与它融合在一起，一再体验着对‘另一个’、对超验之物的思念，我的全部存在都处于对超验之物的思念之中。”^①别尔嘉耶夫走进世界，又远离世界：走进世界是为了带给世界“意义”、价值和希望，从而使世界结束无意义的状况，而远离世界则是为了在独立的思考中找到给世界带来拯救希望的天国真理，因为他认为这个真理来自于和世界现存状态完全不同的上帝。

鉴于此，别尔嘉耶夫有着彻底改造世界的决心。他要完全推翻现存世界的旧秩序，按照他所体悟到的上帝理念重建新世界，这使他的思想呈现出逃离现存世界、走向另一个全新世界的末世论特征。刘小枫教授在《灵知人马克安的现代显灵》^②一文中指出，许多现代哲学家共同表达出马克安主义的基本论题：现世本身就是恶，逃出此世的铁笼是人类古老的向往，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在他的文章举例中，提到了布洛赫、巴特、哈纳克和维特根斯坦等，实际上，还可以补充上一个更具有典型性、最强烈地表达出马克安之灵的现代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曾说：“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有死亡，假如，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死亡，那么，生命失去了意义。意义与终结联系在一起。假如没有终结，即假如在我们世界里存在着生命的恶的无限性，那么在生命中就没有意义。意义处于这个封闭的世界之外，对意义的获得以这个世界的终结为前提。”^③可以看出，在别尔嘉耶夫那里，逃出此世牢笼、终结此世世界的

① Н. А. Бердяев.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М., 2006. С. 261.

② 刘小枫：《论马克安：陌生上帝的福音》序言，三联书店，2007年。

③ Н. А. Бердяев. *О назнач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М., 2006. С. 580.

愿望多么强烈！他认为，世界的意义和目的在世界之外，应当首先结束这个世界的生存方式，按照上帝——超验真理的精神来改造并重建这个世界。

别尔嘉耶夫还将这种彻底变革世界的末世论追求和基督教的本质联系起来，从形而上层面为这种精神追求奠定理论基础。他认为，真正的基督教不能逃离到清静世界自享其乐，而要深入到现实世界的罪与恶之中，担当起世界的重负，使它从充满必然性和奴役的现存状况中解脱出来，进入自由和独立的新精神之中。因此，他说：“基督教的实质就是——追求上帝之国的实现。但是上帝之国的思想理解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产生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帝之国不能在时间之内思考。它是时间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是新天，是新地。”^①基督教的实质应是末世论的，要追求历史的终结和世界的终结，引导不自由的现存世界走向结束，带来新的精神和新的天地，这是关心人类命运的基督教，而不是对世界进行摧毁式的打击和审判的基督教。其实，在早年的著作中，别尔嘉耶夫就已经表达出了自己所希冀的宗教以及上帝形象，他说：“我不需要与生命的完满性、历史进程、未来人类的社会性没有任何关系的宗教。任何人都不需要那样的宗教，因为宗教不是个人可以从中获得安慰的个人体验的孤立角落，而是人类和世界拯救的现实事业，是对死亡和非存在的胜利，是在绝对存在中对个性的确立，是永恒和丰富生命的确立。”^②对别尔嘉耶夫而言，上帝不是高居于人类生活和尘世命运之外的、对人的生死苦痛漠不关心的、只会单纯地向人类发布命令的绝对者，也不是拥有无限权力、静止不动、绝对威严的尘世统治者和末世审判者，而是对人类充

① Н. А. Бердяев. *О назнач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М., 2006. С. 628.

② Н. А. Бердяев. *Sub Specie Aeternitatis—Опыты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 2002. С. 9.